

略谈苏轼“辞达”说的学术背景

许外芳

摘要：苏轼“辞达”说是在宋初关于“言”与“文”之关系大讨论背景下提出来的。当时围绕对扬雄的评价，形成了两个对比鲜明的文学阵营。苏轼与司马光、王安石甚至乃父苏洵推崇扬雄的观点不同，他继承王禹偁、欧阳修的观点，批判了扬雄式的艰涩险怪文风，弘扬了平易质朴的文风。苏轼的“辞达”说的政治背景是策论考试，文化背景是蜀学，其美学指归是质朴。

关键词：文艺理论；北宋；苏轼；辞达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8)01-0070-04

苏轼的“辞达”说，是北宋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每一种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史、中国文学批判史都有重点介绍。学者们对它的解释，都是建立在现代文艺理论术语上的，多从构思与表达这两方面来阐释。如顾易生先生说：“能够对客观事物的特征有充分的认识而又能把它充分地表达描绘出来，这才是‘辞达’。这样的言辞自然是十分丰富多彩。”^①张少康先生说：“苏轼所谓‘了然于心’，即是指对‘道’的深刻领会；而所谓‘了然于口与手’，即是指‘艺’或‘技’的精到纯熟。只有既‘了然于心’，又‘了然于口与手’，才能艺术地再现‘物之妙’。”^②前辈学者已经睿智地揭示了“辞达”说的内涵。但是，对于苏轼“辞达”说产生的学术背景，却未见有专文论述。如果我们了解其来由，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苏轼的本意。

苏轼“辞达”说，最完整的见于《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全集·文集》卷49，下同）^③。另外，也见于《与王庠书》（《文集》卷49）《答虔倅俞括奉议书》（《文集》卷59）

苏轼的这番话，不是凭空而发，而是有着特定的学术背景与针对特定的目标的。我们只要通读《与谢民师推官书》一文，就可发现，此文讨论之关键，是“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这句话。其实质，就是探讨“言”与“文”的关系。事实上，北宋文坛正进行着一场关于言与文之关系的大讨论。下面试稍引几例。

五代入宋的徐铉，以骈文著称。但是他关于“言”与“文”的一段话，实开北宋言文之辩的先声：

君子之道，发于身而被于物，由于中而极于外。其所以行之者，言也；行之所以远者，文也。然则文之贵于世也，尚矣！……至于格高气逸、词约义微，音韵调畅、华采繁缛，皆其余力也。（《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

宋初的道学家孙复云：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诸内者也；成之于言者，见诸外者也。明诸内者，故可以适其用；见诸外者，故可以张其教。（《答张洞书》，《孙明复小集》）

周敦颐云：

文所以载道也。……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犹车载物而轮辀饰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此犹车不载物而徒美其饰也。（《周元公集》卷1“文

① 顾易生，《顾易生文史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320页。

② 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18页。

③ 苏轼，《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收稿日期：2007-07-15

作者简介：许外芳（1973—），湖南永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与文学理论。

辞第28章”)

欧阳修云:

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欧阳文忠公全集》卷67)

司马光云:

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其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必也以华藻宏辩为贤,则屈、宋、唐、景、庄、列、杨、墨、范、蔡,皆不在七子之后也。(《答孔司户文仲书》,《司马温公文集》卷10,《四部备要本》)

王安石云: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上人书》,《临川文集》卷77,四库全书本)

这些都是典型的道学观点,重道轻文,文为道服务。不过,他们都承认,优秀的“文”有助于“道”的传播。

苏轼的“辞达”论,就是在这样一种关于“言”与“文”、实则是“道”与“文”之关系的大讨论背景下提出来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的研究者把北宋这一时期的讨论阵营分为“道统”与“文统”或者“尊道”“尊文”两大派别,是不确切的。通过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周敦颐还是欧阳修,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苏轼,都是“重道轻文”、“先道后文”的,只不过各人的“道”不尽相同而已。他们担心文人溺于雕章镂采,而忘记了道德伦理,使文章变成无用的“空文”、“无用之辞”、“重文害道”,故而反复提倡“重道轻文”。

北宋关于“言”与“文”的讨论,都是有其针对目标的。北宋初年,是针对五代的文风。《宋史·梁周翰传》云:“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

柳、范之称。”魏泰《东轩笔录》卷3云:“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学者稍稍尚之”。穆修《穆参军集》卷中《答乔适书》云:

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

其后,目标对准了西昆体。有着“宋初三先生”之称的胡瑗、石介、孙复,视西昆为仇讎。石介说:“今杨亿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剗镞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怪说》)已是人身攻击。

但是,由石介首开风气的“太学体”却矫枉过正,流为空疏怪诞。张方平、欧阳修等人针对“太学体”再次展开了猛烈攻击。^①欧阳修批判石介:“然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与石推官第一书》)借批评石介怪异的书法来批评其为人怪异。石介受到极大刺激:“然永叔谓我特异于人尔,取高尔,似不知我也。”(《答欧阳永叔书》,《徂徕集》卷15)王运熙先生指出:“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古人必须‘辞涩言苦’,才算古雅。”^②副岛一郎认为,这是先驱者的心理使然:“矫激、自负,这难道不是先驱者所常有的性格、言行吗?……如柳开那样个性矫激的人,如果想要以文章名世,就会在文章表现上故意采用曲折难解的表达方式,并以此自荣自傲。”^③漫无目标的争论是很难说服对方的,争论的双方需要一个具体讨论的对象。这个目标就是柳开、石介等人极力推崇的扬雄。柳开作《汉史扬雄传论》,称赞扬雄“能言圣人之辞,能明圣人之道。”(《河东集》卷1)宣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应责》,《河东集》卷1)石介推崇扬雄:“古之圣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如孟轲、扬雄;古之贤圣,莫如皋陶、伊尹。”(《答欧阳永叔》,《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5)孙复说:“孔子而下,称大儒者,曰孟轲、荀卿、扬雄。”(《睢阳子集》)很多知名人士都为扬雄《太玄》作注。曾巩《筠州学记》云:“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

①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第383-392页。

② 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237页。

③ 副岛一郎,《气与士风——唐宋古文的进程与背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55页。

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元丰类稿》卷18）王安石非常推崇扬雄，《扬子三首》其一云：“儒者陵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王文公集》卷73）《答龚深父书》云：“扬雄亦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扬雄者，自孟轲以来未有及之者。”^①司马光更是把扬雄抬到孟子、荀子之上：

扬子直大儒耶！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扬子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入毛发。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虽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

但是，学习扬雄亦有恶果。柳开作品，艰涩难懂，招致后人讥议。王士禛云：“予读《河东集》，但觉苦涩，初无好处。”（《池北偶谈》卷17）章士钊更说：“其文之不从，字之不顺，臃肿滞涩，几使人读之上口不得。”^②所以，早在北宋初期，王禹偁就毫不客气地批判了扬雄的古奥文风：

子之所谓扬雄以文比天地，不当使人易度易测者，仆以为雄自大之辞也，非格言也，不可取而为法矣。……雄之《太玄》，既不用于当时，又不行于后代。谓雄死已来，世无文王周孔则信然矣；谓雄之文过于伏羲，吾不信也。仆谓雄之《太玄》，乃空文尔。今子欲举进士，而以文比《太玄》，仆未之闻也。（《再答张扶书》，《小畜集》卷18）

王禹偁的朋友田锡同为宋初直臣，也批判扬雄“徒有丽藻”：

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孟轲、荀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渊奥。厥后扬雄秉笔，乃撰《法言》；马卿同时，徒有丽藻。（《贻陈季和书》，《咸平集》卷2）

当时，王禹偁、田锡、张咏等已经声名显赫之人，为文平易，与柳开等人形成鲜明对比。《四库总目提要·乖崖集提要》评张咏：“其文乃疏通平易，不为

崭绝之语……无雕章琢句之态耳。”王禹偁的观点直接影响了欧阳修，苏轼受知于欧阳修，反对故作高深，提倡平易文风。《与谢民师推官书》对扬雄展开了猛烈的批评：

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子思论》（《文集》卷3）还批判了扬雄务为“相攻之说”：

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余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以知其所止。

《中庸论上》（《文集》卷2）也批判了后世儒者“相欺以为高”的恶习。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正是“相欺以为高”的典型。

有趣的是，苏洵也尊崇扬雄：

自孔子没百有余年，而孟子生；孟子之而数十年后至荀卿子；后乃稍阔远，二百余年而扬雄称于世。扬雄之死不得其继，千有余年而后属之韩愈氏。韩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将与与也。（《上欧阳内翰第二书》，《嘉集》卷12）

苏洵从儒家道统流传的角度尊崇扬雄，而苏轼则与乃父不一样，显示了独立思考的立场。关于由五代至北宋的文学流变，苏轼《谢欧阳内翰书》（《文集》卷49）作了总结。苏轼对扬雄简直是“深恶痛绝”，无论从文风还是从思想都作了深入的批判。他还作了《韩愈优于扬雄论》（《文集》卷65），认为扬雄“与韩愈相去远矣。”曾祥波先生分析了扬雄努力仿制经典却终归失败的原因：

扬雄的《太玄》、《法言》本意即在于一丝不苟地准经拟圣……但是，扬雄的实践结果并不理想。

在理论辩论中，有所破必有所立。苏轼打倒了扬雄，竖立起的偶像却不是当时所普遍推崇的韩愈。尽管苏轼高度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但苏轼真正心仪的，却是魏晋风度：书法推崇王羲之，诗歌推崇陶渊明、王维。（关于这一点，学

① 李之亮《王荆公文集笺注》，巴蜀书社，2005，第1216页。

② 《宋文鉴》卷126《读玄》，中华书局，1992，第1766页。

③ 章士钊，《柳文指要下·卷八》，中华书局，1972页。

④ 曾祥波，《从唐音到宋调——以北宋前期诗歌为中心》，昆仑出版社，2006，第22页。

术界已多有论述,不赘。)其原因,除了人格理想的不同外,大概就是因为韩愈学习扬雄,为文时有故作艰涩险怪之处。在这场大博弈中,欧阳修利用自己主考官的权力,选拔了苏轼、苏辙;而二苏不负众望,用自己出色的文学天才,实践并推广了平易文风,最终完成了诗文革新。罗立刚说:

通过欧苏的努力,“文统”最终脱离“道统”相对独立起来了,虽然此时的“文统”还不十分健全,却标志着文学观念的发展已经突破了“文”、“道”矛盾层面,刺激文学观念变化的动力已经深入到“文统”的内部。

以上大致勾勒了苏轼“辞达”说产生的学术背景。最后,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苏轼觉得“言止于达意”就是“辞达”、就算有“文”了呢?

我们认为,首先,这是在北宋科举考策论的政治背景下必然产生的结果。仁宗天圣五年正月诏曰:

诏礼部贡院,比进士以诗赋定去留。学者或病声律,而不得骋其力,其以策论兼考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

可见,声律限制了思想的自由表达,故而另以不押韵的古文来作策论。苏氏一家都善于写政论文。政论文是用来表达政治见解的。要将复杂的政治见解表述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多的辞藻反而会妨碍表达。议论文讲究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遣词造句必须力求准确,不容有丝毫模糊。苏轼自称能做到“词理准确”。《书子由超然台赋后》云:“子由之文,词理准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虽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文集》卷66)如果象“太学体”那样专门选用艰涩怪僻的词语,无疑更加妨碍了思想的阐述。

其次,苏轼行文崇尚质朴,不求文采,这是受他的出生地四川盆地所独有的蜀学文化所影响的。《谢梅龙图书》云:“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文集》卷49)蜀学的特点就是朴质淳正。金国永先生说:

由于四川通向中原的交通很困难,比之当时比较发达的齐鲁和后起的吴越等地,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相对说来要小一些,故能自成体系,历代相传,这就是所谓的“蜀学”。它发端于解释经义,故其文风的主要特点是朴质淳正。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四川在汉朝文盛一代之后,到了六朝又突然沉寂,几乎找不到一个全国知名的文学

家。正因为六朝崇尚浮艳绮丽的文辞,骈文风靡,四川的学者是跟不上步,合不上拍的。

历经晚唐五代,一直到宋初,虽然文坛上流行花间词,但四川本地人士实际都受排挤,“除了少数人曾在前、后蜀的小朝廷里充当幕僚清客外,许多不愿屈己奉迎的士人,大都退居山野,过着隐士般的生活。”^②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说: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文集》卷11)

可见,苏轼的尊崇朴质自然,不是没有来由的。“正是相对的封闭和落后,反而使蜀中的士风、文风保持了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朴野气质。……相对于东南士人来说,蜀中士人的不乐仕进使他们较少受到宋初科举‘时文’绮靡雕镂之风的侵蚀。”^③

最后,从美学范畴来说,质朴无文是最高的“文”,是“至文”。即所谓“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此点已成公论,不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苏轼“辞达”说的主要目的不是谈道与技艺之间的关系,而是在宋初“言”与“文”关系大讨论的背景下,发表自己的文道观。当时围绕对扬雄的评价,形成了两个对比鲜明的文学阵营。这一点往往被学术界忽略了。王运熙先生曾敏锐地指出:

他们(欧、曾、苏、王)不但在创作上表现得较韩文平易流畅,而且在议论上也鲜明地反对艰深,过去韩愈所推重赞扬的一些作家都遭到他们的非难。

王老举了欧阳修批判元结、樊宗师,苏轼批判扬雄的例子,但未作详细论述。唐宋八大家中,学扬雄、韩愈之“辞涩言苦”最得力的,当推王安石。而苏轼与司马光、王安石甚至与乃父苏洵都不同,他继承王禹偁、欧阳修的观点,批判了扬雄式的艰涩险怪文风,弘扬了平易质朴的文风,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

(英文信息转第56页)

① 罗立刚《史统、道统、文统: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5,第281页。

② 金国永《苏洵》,中华书局,1984,第4页。

③ 金国永《苏洵》,中华书局,1984,第5页。

④ 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第211页。

⑤ 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237页。

用例：“亦时或精暗不及，意疏不密，临事不识；对向谬误，拜起不便，进退失度……”（《程材》）《大词典》在这两个词的义项下分别用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省事》和《晋书·律历志中》为首引例，过晚。

埆与沃反义，指土地不平而贫瘠，《论衡》中已有用例：“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埆而埆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力，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类似也。”（《率性》）《大词典》首引宋杨亿《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诗为例，过晚。

三、释义错误或不确切

《大词典》等大型语文辞书在释义方面错误或不确切之处，同样可以通过古汉语专书反义词的研究揭示出来。如：

（1）“张”与“歛”在张口或合口上构成反义关系，这种用法在《论衡》中共出现 6 次，如：“何以验之？生人所以言语吁呼者，气括口喉之中，动摇其

舌，张歛其口，故能成言。”（《论死》）等。《大词典》以《盐铁论》中与《论衡》中的语用环境一样的例子：“口张而不歛，举舌而不下”释“歛”为敛缩、收敛。不确切，比较抽象。

（2）“丰”与“亏”在意志满足、缺憾义上构成反义关系，《大字典》释“丰”的满足义引用《论衡·自纪》例：“故时进意不为丰，时退意不为亏”；而同样用该例释“亏”则释为衰退、减弱，不确。从二词的反义关系上来看，释为缺憾比较恰当。

以上是我们通过《论衡》单音节反义词研究而发现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大词典》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实践表明，古汉语专书反义词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抉发新词新义，揭示词义系统，另一方面对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与修订也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断言，古汉语反义词研究的逐渐深入对提高辞书的编纂质量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Research of Antonyms in Archaic Chinese Particular Books and Compilation and Revision for Large-scale Reference Books

XU Zheng-kao WANG B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nlin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13001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research in archaic Chinese particular books,we can know the meaning systems of polyemant,inspect the opposite relation of antonyms and find new works and new meanings.Therefore, this work has important meanings on the large-scale reference books'compilation and revision .In the course of studying antonyms of Lun Heng ,we relaise that Han Yu Da Ci Dian has many shortcomings such as words sense ,examples quot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some words .In this Article,we will reveal these questions and show the functions of antonyms Research in archaic Chinese particular bookfor compilation and revision of large-scale reference books .

Key words: archaic Chinese particular books;antonyms;Lun Hen (《论衡》) ;Han Yu Da Ci Dian (《汉语大词典》)

(责任编辑：陈 剑)

(上接第 73 页)

Study on the academic condition which Sushi said how to express exactly

XU Wai-f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other famous litterateur incloud his father, Sushi criticized Mr. Yangxiong, a great West Han dynasty author.Sushi put forward his literature theory about how to express exactly. He thought that the best article was easy to understand but had abundant meaning.

Key words: literature theory;Sushi

(责任编辑：陈 剑)